





續今文選卷之十一

晉陵唐鶴徵選

送知縣張君之任德興序

圭峰

饒之饒也以彭蠡番易之漁浮梁之陶餘干之沃故曰饒也若夫德興東偏之縣也去彭蠡已二百里矣與其境隔絕故無與番陽之漁土不及其精膩故無與浮梁之陶地勢隆而上仰不飲其潤故無與餘干之沃然則謂非饒之隸縣可也雖然無與其漁民不見異物焉無飄飄起蕩心其性愿無與其陶則民無外交而不淆於五方之習其俗醇



無與其沃則民不厚望乎歲而惟其力之勤其業  
專允此亦有饒之道焉雖隸饒亦可也而或為之  
吏者欺其愿虐使噐之鄙其醇汨使瀉之厭其專  
撓使分之則饒之諸縣皆可辭饒之名也而况於  
德興乎天順成化中聞有吳尹矣又有鄧尹矣是  
時饒之六縣考功上計以德興為最自是歲淪為  
殿至今也然則縣非能饒饒在吏耳聞之是二尹  
皆進士也其殿則非也嗚呼吏凡以進士其庶乎  
而况尹其長吏乎二尹之去德興繼而尹者不知  
其幾也而進士至是始得張君焉其距二尹之去

於今三十年矣何其久也夫物之窮久則必鬱積  
而思變變之來也必乘其會三十年乃一世矣或  
者此其會乎而德興自是可以無媿於饒之隸縣  
將復如二尹時乎抑或過乎人之望治也猶饑渴  
者之於飲食也二尹其始飲且食之時也不必其  
美也而亦甘之也今則必其美也而後甘之也君  
其亦審於此而已矣此京尹張君意也太僕張君  
意也禮部程君意也諸君縣人也要予言君之別  
予舍是亦何言哉

送楊君知新喻縣序



進士始仕必達官豈惟自祈其然人亦莫不祈其然南部郎曹臺屬亦達官也必曰吾奚不能為北既北矣居數歲見部寺臺之長其初亦進士也慕之或陟而位於外必曰吾奚不能為長而擠若是人而非哲且賢與悶悶不慧者能無是心哉曾不思進士仕而為縣者必先湔去其始為進士之心甘淪於丞簿卑冗之伍日與之浮沉從事庸污狡悍如近溷如蹈蒺藜然將包荒之不暇也郡督郵至槩以揖焉部使至槩以跪邀於途焉吏抱案卷其前槩以署焉又不幸逐逐其欲以敗事又槩以

蒙誚讓焉又嘗與為進士者過而於吾為轄其忍為轄槩以丞簿而不吾異也暮而入內愧其妻孥婢僕噤不以言焉如是而南部郎曹臺屬甚樂也不必北也居數歲而陟於外甚樂也不必部寺臺之長也其為縣者又曾不思群試於禮部不幸而不得進士固亦丞與簿之列也固亦有逆吾之荒而包之者也如是而為縣甚樂也郎曹臺屬望之登山然部寺臺之長望之登天然其處既卑其警益集其心益危其欲益易以足力益思以奮而功益因以倍者勢不容以已也幸今天下用進士為



縣十六七而以功起為達官亦十八九遂至於元老亦有之是其成也視始仕為達官者不惟等耳或反過焉嗚呼縣於進士亦有功哉餘姚楊君居敬將知新喻縣君進士也翁君應乾與有戚謂必得予言而後進士為縣之義始白雖然翁君不鄙予予之同年友也楊君世宦家又閱歷滋久而吐茹皎然得無以黷蒙視予言乎

送僉事陳君湖廣提學序

書紀禹之徂征有苗易稱高宗之伐鬼方而商詩殷武亦歌之周宣采芑南征之詩春秋桓文陘濮

之後皇帝王霸之相承若將不能一日忘乎衡巫江漢之間者古之人亦何急於得楚哉以為都則僻以其地則田下中而泥塗多沮澤以貢賦包篚則羽毛齒革惟金三品出於他州尚多有之兵者聖人所不得已而用之者也然則古人亦有不得已之兵邪於乎此古之人所以動於此而其幾應於彼發於一時而其憂及於千萬世者與詩有之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言崧之為嶽邇於王都疏甸之既久望秩之必通而其神之歆之宜其降而生賢焉若以



為答也夫衡亦嶽也江漢大瀆也其尊豈亞於崧  
高哉顧其僻在南陬况不順者馮焉皇路為之不  
通巡狩秩望之禮曠焉其神氣安能與中國相為  
流通而尚望其有他乎哉故其所以不能一日忘  
者疾不順者梗之也討不順者將引其嶽瀆之尊  
而匹諸崧者也匹諸崧者固將以生申與甫者望  
之也然不必其身親見之者公之後之有天下者  
也然而更千百年世非其世而巡狩望秩之禮移  
為封禪禱祠之儀雖崧焉不免為時神羞而况於  
衡乎故唐韓愈氏僅意其有魁竒忠信之民生其

間而猶有未及見之嘆夫申與甫豈特魁竒忠信  
而已哉則其未生而有待於今日之盛也可覘  
已有之亦未必不出於黨庠術序之間而其董學  
政者果洞古而照今與宜可坐而得之而為天下  
賀矣泰和陳君文鳴由刑部員外郎簡當茲任君  
前為庶吉士於予為同館且同鄉也信其洞古照  
今而於是乎有遭焉因同官之請贈行也而獨以  
是告

送黎文淵還南城序

建昌為郡屬縣四其治南城縣縣有城在於黎盱



二水交鳳凰山之陽城南出通會門百二十里為南豐縣又百二十里為廣昌縣東出武勝門踰黎盱百里為新城縣而南城址下未三十里已為撫之臨川金谿二縣蓋郡之委也亦要會也故置戍衛以鎮遏不虞今去衛猶為守禦所元季偽平章擅割據之雄為偽都僭王號宣德中荆又國焉其雉堞樓櫓門社之傑麗臺池苑囿之高深芻牧廩廩之富鐘竽笳角漏柝之喧羽旌纛幢之樹嬉遊歌舞之娛騎射弋獵之便殊有京國之態豈王都相仍於其處而然邪然觀其奇花異卉珍果嘉

蔬酒醴之味直爭雄於洛陽姑蘇錢塘之盛要其土地之美山川之勝容有以居之也廣昌居上游林箐蒙密瘴毒殺人新城差沃衍南豐多磽坼地皆不能與南城齒而其民亦多老死農圃固不能如南城民尚通而善賈樂為遠遊薄海內外有之也吾嘗遊天下苟十室之邑三家之市吾可以張口飲醪闢囊受餼醉飽而嬉矣蓋吾里間之人多也最後之京師南郭之南市有吾里人偶語者以為適然耳既而隔墻而呼吾里人也高門華堂坐而談吾里人也吾驚曰噫何里人之多也吾舉順



天旁午來賀且百人則南郭之人半焉丁仕隆擁  
重賞而好文黎文淵扈輦蹕而多技皆於吾如  
平生歡吾職史事於今八年文淵老矣請於其長  
得與其子益國護校秉羽幢下歸歸則猶食官  
餉曳裾王門榮矣哉然浴盥水射遊魚登鳳凰  
山放紙鳶倚通會武勝門笑指負檐而入者曰三  
縣山岷來矣此則少時事也今虎旅司門無敢譁  
無敢闌入山川禁厲鳥獸魚鱉咸內物也寧復  
得爾為邪惟飲醇酒慶餘年得歸老以享鄉國之  
全盛招士隆輩亦歸使人謂南城人好遊遊而非

忘返者於風俗不亦有助乎八月初吉偕仕隆來  
告別吾無以為贐也以此贐之

送艾典術歸隴州序

史記天官書曰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  
尾沒于勃碣故秦晉燕趙常多兵譬之人焉隴蜀  
之喉也於中國為項領渤海也碣石今淪於海  
要皆在今大都東南大海濱海為尾間洩西維  
之水而脉絡寔首尾焉隴為秦野其位輿鬼其舍  
鶉首其宮巨蟹其州雍其星太白太白西方金也  
大都為燕野其位箕尾其舍析木其宮人馬其



州幽其星辰星辰北方水也金水母也又兵象也  
有殺伐之氣焉水火夫也其為體也柔柔則為沉  
驚其過也為激射為奔放則二野之分其兵之用  
也亦若有為之者哉然吾聞太白其庫近日其高  
遠日出以辰戌入以丑未當出不出未當入而入  
天下於是乎偃兵五星皆從辰星而聚于一舍其  
國可以法致天下是二星也雖為兵災亦或移而  
為祥其躔次羸縮因人而變宋襄公一言而熒或  
退舍是也今 乘輿所駐北極紫微帝座也又辰  
星會太白五星聚于一舍位也日月如合璧望氣

者徒天精而見景星索所謂彗孛蚩尤旗枉矢旬  
始者卒不入于目中斯何時哉尚與天官書合也  
春秋之時言星者魯有梓慎鄭有裨竈齊有甘公  
魏有石申無國無之而燕秦無聞予意二國昧谷  
幽都地也古和氏仲叔所居其遺秘有非列國所  
得竊窺無賴於以名見者燕今司天在焉豈出義  
和氏之下哉而秦隴之間亦宜有如昔之不以名  
見者乎隴之典術艾昭氏吾友閻允德之異姓子  
姓也今年客於允德所允德重其世也少其官而  
欲勗之進而立於其先方伯公之地噫允德之愛



人至矣然昭業已為是特充其官焉則不能不以名見使秦有星家名自昭始如甘石裨梓氏可不可乎予故於昭之自燕歸秦也姑與之論燕秦分野所以薄試其術而登躋之激發之允德其將謂我善成人否乎

送黃訓術歸新城序

有縣於閩關之北曰新城水北東流入彭蠡之湖山皆北面勢垂欲趨於湖者而縣之吏若民亦附於盱之郡以屬於省合諸縣園界於職方之圖亦順其水與山之勢然若於閩無與者然民日食茶

笋醢鹽身被締紵伐木為薪斧材為官取礪取鍛皆閩之產而疾癘禱鬼神旱澇崇雩磔魃囚龍又皆閩之巫也閩之地無曠野皆嵒巖崖壁上出雲氣而下湫潭昧昧中多蛟螭龍蛇之窟故魍魎魑魅倚依為恠毒其居民號為鬼區民亦不能不習為穰磔厭勝之術以與之抗久而人自為魔為蠱為魘人盡巫也柰之何哉新城與為接壤日用大半資焉其不漸為鬼區也亦幸矣况疾癘旱澇懸於冥冥出於倉卒不虞之頃而或牽於嚶嚶之衆論洶洶之群疑雖智者不免於召其巫蓋有不得



已也夫不得已而召之事定而遣之猶之可也若  
召而來而又屢召而屢來遣之而不以其道而至  
於忘所遣則呻吟尚以為儒而况不經妖誕之說  
將不淪胥於民吾不信也昔人過伊川見被髮野  
祭者而有將為戎之憂於乎吾亦為新城懼矣然  
則宜何如曰在為縣者為縣者宜何如曰在所司  
司之者陰陽訓術也黃子暘以宦家子來京師一  
舉而中臺司之考獲是職而歸也予故以是告之

送李君知華亭縣

陽曲晉分冀土也潼關秦分雍土也華亭吳分楊

土也春秋之時晉隣於秦婚姻之國且唇齒也然  
而亦各私其才量而官之客卿蓋亦無幾焉秦晉  
局其人而仕也亦蘊矣矧吳擅其雄於海隅邈乎  
風馬牛之不及於晉也晉人且不仕於秦又焉從  
仕於吳哉言偃之宰武城吳人之仕於中國則有  
之矣彼亦就其師而學之因而仕焉耳中國之人  
固未聞仕於吳者也秦漢一再更天下非春秋之  
天下也吳非春秋之吳也循至于今其勢之倒置  
亦相懸矣盡中國之職不能當江南之半盡江南  
之賦不能當吳諸縣之半古稱秦雍為陸海言陸



地物產之富如海然吳海邦也其真海邪故朝  
廷官人之法可以治晉者未可以治秦不使以治  
可以治秦者未可以治吳不使以治而縣之長吏  
尤難宜得通經學古辨博之士為之我陽曲李君  
前以進士出知秦之潼關潼關大治而以憂去會  
華亭方虛其位而君適至遂承命以往且以旌  
其前功俟其後效有日進之象焉不待智者而後  
知也吾獨以為世各有所遭不獨於其人之賢不  
肖而已春秋之時管夷吾晏嬰子產狐偃趙衰之  
徒亦一時之雄傑也而皆沒齒局仕於其國其列

國之山川道里未必周歷而徧觀也其民俗土風  
未必交互而試嘗也其才之所施豈僅足充一國  
之卿而顧不足齒於王朝邪由世之局之之過也  
今之仕者果盡賢於數子邪將亦比肩而已也如  
君之仕未五年既西而秦雍忽東而吳揚更數十  
年不知其超忽又凡幾其進而赫爾具瞻固不必  
論也而周遊壯觀亦過於數子遠矣然更秦漢以  
來其當世赫爾真若可慕者而皆與物湮沒於無  
聞而數子者尚如有識其面然則人為賢矣其身  
可局其善名固不可得而局也矧今非局人之世



而君又有志於古而不局者乎君前治潼關主以涼法而濟以溫和蓋晉冀秦雍治體大約宜爾及是命縣之有名位者以予之知君也欲以聞其政君笑曰涼之溫和與時宜之於是皆知君之果不局於政也相與合而餞之而屬予為序

壽彭翁彥寬八十序

彭之先世祖以壽考聞至越為王始以貴顯而其名皆能與世相為終窮更數千百年語壽者固未有賢於祖不獨彭氏也而越之貴彭氏迄茲蓋無之而他之氏族越之後如越者寧數百十而已哉

彭雖微越不失為彭也故彭獨尊祖為彭宗越雖貴不與焉抑越之戰劉項間其得主也虎口之餘齧耳計其利害直以生易貴其貴也亦未能亢然南面稱孤固有可執而臨之道也使祖臨焉不以惡臭視之而恐其免已也幾希矣蓋其趨不同也然莊周稱祖吹呶呼吸吐故納新鯨鯨烏伸以為壽是未免挾小數以攘竊機緘逆其天常為造物者之蠹聖人之道無是也及其歷年之數容或諺聞之過使有之其戚屬朋友臣妾亦有與之抗年而俱存者乎無也然則飲水露茹草木與深山之



木石大澤之龜蛇處可也古者堯舜百餘歲文王武王皆九十餘歲孔子大聖也亦七十餘歲傳之所記百歲為期期於此而已矣亦未聞聖人者數百歲云也蓋往者不過則來者不續吾見天地之運於是乎息矣其可乎子嘗持是說以祛歷世之惑且欲以告彭氏彭氏居京曰彥寬叟有孫妃于益國予里益都也里人莫不與遊愛之而欲予言其八十壽以是月六日晨持以獻予知叟之欲繩祖武也亦明矣然其未得也有苦身吐納呼吸之難及其既得也有約居野處之窮而又戾於聖人天地之道又况徒聞其語而已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書聖人之言也且不可信而語庸妄人之所傳以神者也可信乎予請叟觀於傳質諸群聖人徵諸天之道順其常而為天下之大老亦一彭祖也已

慶喻翁以善七十壽序

三代井田之制既廢匹夫固有能與人主爭黔首以擅萬物之利而富擬封君者亦非必智慧豪偉桀大神變化以鼓夫天下也而世主亦嘗斬芟擗剔入於蓋箴隱密中期與斯民更始雖其戾天穴



地之姦凡為民害者一切不貫而於此獨遺焉豈其足與吾抗而終莫可去邪抑亦有不可去者也均是人也傭於人晝而力作宵而索絢終歲而不獲數金或懲而自田其勤倍焉終歲而又不足其租之入又改而商則覆其舟幸以身免亦丐而已矣溝中瘠而已矣悲夫夫人豈欲自厲其身若是邪充其意也欲與人主爭黔首一也然而至此者田非其田也嗚呼世主其終復井田乎井田不復世主雖煦煦憂之亦末如之何也幸其有與吾爭者吾舉而付之使為之母不猶愈於坐視其無告

乎中人之家聚十馬牛四十蹄此奇貨也而估不十金焉歲歛懸爵於國門令曰入十金者授必中人之家則天下皆孳矣何也合百中人而金不足也改而令曰凡入千金者授則固與人主爭黔首者也然則其爭也柳子所謂貧之母是也明主特患其不吾爭耳爭衆則毋衆毋衆赤子其有不安乎然吾觀凡赤子之於其母戀戀然喜其康且壽也否則悲號隨之不知茲之所謂子毋云者特其號焉而已而其實則有不然邪予愚不能決也南昌七十翁喻以善居京師貲鏹累萬而循循好施



不倦豈亦所謂貧之母者與是月既望寔其壽期  
 集來假予言往祝者群然也似皆欲其康且壽子  
 母之說疑亦於是乎在予欣然書之翁弟吏部君  
 最名知言其將謂我然邪抑不然邪

送葉生士直還吳序

遵巖

古者人子之養其親也其節至繁而其事至勞寢  
 起坐衽温清向趾之適其宜紛悅刀礪觴燧箴管  
 繁裘之備其用肉魚棗栗桃相脫作新撰膽鑽之  
 辨其治饘飽酒醴芼羹燂湯潘淅免菹脂醢之悉  
 其物其朝夕之勤則蚤作晏息而不得休其視聽

之專一則無聲無形而耳目將營之其亦為繁且  
 勞矣又當從事於學出與其鄉之俊選相群而樂  
 以歲時朝其長老卿大夫習其射饗燕食以知上  
 功尊齒之教詩書禮樂之術順四時而歌誦蹈舞  
 之其所游居進退不於塾序則於學不在國中則  
 在郊既入而為其繁節勞事以左右於父母之養  
 出而從事於學其趨術博而功用多又如此其為  
 養也非獨少時然也至於壯而已老而孝敬不敢  
 衰其為學也非獨其長時然也自其幼學就傅而  
 居宿已離於幃闥宜乎其不能兩得而兼至也然



古之制無越鄉之業其子弟未嘗離父兄之側其父兄之貴而命於朝者亦為仕於其鄉耳其所興賢而為之師長者又近在乎鄉曲之間子弟之孝而能養材而好學者入則悅其親出則敬其師而樂其朋其力足以兩得而情無有不至也今之為仕無在其鄉者父兄苟不仕而使子弟學焉則有躡屨負笈裹糧而馳四方常有不得養其父母之歎其仕而子弟從之則徃徃視其仕國之人如異域之不可以目接而面覲也深居簡出匿崇巖而守空虛雖左右之養得矣而常苦於學之難兼彼

其學而廢養者固不養之責耳而其不得兼於學者豈非時習之失拘曲之說勝而大公之道微耶余用是有慕於葉生矣葉生吳人也其尊翁素峰公始仕為泉州節推而生來省於郡邸公之為郡不以拘文曲法自蔽其刑既明其令既行則進邑士之聰明材敏有志於學者語之以禮樂之事道德之言士之聞其語雖感動興發木小異等然睹於至意而漸於太和莫不忻忻然如弟子之立於巖師明傳之前而不知其為吏於吾土也公亦喜其教之著而人之從乃使其子出見鄉縉紳先生



暇則與諸生游談詩問禮考德正業不在乎術序  
黨庠之間而有歲脩游息之益亦可謂兩得而兼  
至矣古人兩得之者以父兄之仕之在其鄉也葉  
生游於他邦舉養與學而兼至焉信乎人之樂有  
賢父兄也哉公既命生以歸奉丘廟戒日將行矣  
諸士謀所以贈之而來請於予夫生辭親而歸既  
息乎就養之勤無繁節勞事以役其形氣則於為  
學功宜益專他日德行成而名聞達泉之士將有  
望其聲光思從之游而不可得若是雖不朝夕乎  
親之側其於為養也大矣生乎勉之哉

贈邑博劉宦塘序

壯而好學命之曰日出之明老而好學命之曰秉  
燭之光蓋言時之難得而學之不可以後時也人  
方壯時視聽之聰明足以極其所知蹈舞之敏銳  
足以任其所往及其既老聰明衰矣蹈舞倦矣欲  
有所知而思不足發乎其志欲有所往而力不足  
逮乎其心如是用之於學其有難易也命之曰  
日出之明秉燭之光豈非然哉然壯者往往熒惑  
其視聽而入於邪淫僻其蹈舞而動於惡蓋其聰  
明之盛而易流敏銳之過而多放然也彼其衰且



倦者其思雖不足以發然耽溺日損而視聽常專其力雖有所不逮然躁決日寧而蹈舞有制是則壯者之於學固有所難其於既老亦有所易也余早誤於俗學幾不能反行年三十而始有聞退而居家以講於同游之間而劉宦塘先生辱以講於予先生行年且六十矣昏乎其神其耽溺損矣而非衰也肅乎其容其躁決寧矣而非倦也余固疑其素講而豫養非晚而後學者也昏乎其神其一於視聽若因予言而欲進於所知也肅乎其容其作於蹈舞若因予言而欲果於所往也予於是爽

然自失予之流放其耳目手足而近於邪惡者既已幾墮而僅免而自有聞以來所以一其視聽作其蹈舞者常患其智之昏而不足以發其質之弱而不能以有逮也使其侵尋荏苒以至於老也又安可以庶幾乎哉以予處人之所易而其患如此知先生處人之所難而不自以為難為可壯也先生在职九年當課績於吏部且有加職而復為人師也諸生樂其教而安其師不能釋然於其將去謀予贈之嗟夫子學之不進也而何以贈先生惟無忽其時之暮也而不息秉燭之勤則四方之士



續今文選 卷之十一 十八  
其有求於閨室之中如予者皆將就先生而乞明  
矣

范母易氏貞節序

昔夏侯令女不忍曹文叔之死誓以節自終為曹  
氏婦而迫於父母至於割截鬢髮則劓耳鼻然後  
免乎見奪嗟夫彼其愛不出於烈行令名而苟以  
保家室之歡為不失生子者之大願如是而為人  
父母兄弟固亦鄙矣獨恠令女之節其英爽足以  
激發來世而不能喻當時之親其悃懇足以悲感  
仇讎而不見信同體之人豈其慷慨迫臆獨立不

悶有以自持而誠心精意伏潛著隱尚有所未至  
與夫髮斷耳刑形已毀矣彼區區之愛其女者猶  
欲脩其已毀之形而飾之取其必守之節而奪之  
豈非其無苟他之志而猶有可惑之容耶故使父  
母疑其容而蕪失其心令女亦知以容自累也故  
其計出於殘膚傷體而後得免嗚呼可以為難矣  
然其志靡他而容至於召疑是其所為苟難者亦  
所以為未至也令女之事余每以是悲之乃今得  
見節婦易氏益因以有感云始易氏之歸於范氏  
而其夫君錫早死又無子以為養也其舅姑固以



為不能終為范氏婦欲再圖其所居易氏賦柏舟之詩以死自誓其兄易愧虛先生與其夫弟范玉泉君者友也先生以責其友范君以諫其父而易氏之志得以不奪無殘膚傷體之痛而志喻於內外之親孝養慈育備有令善余是以知易氏之節非徒慷慨迫臆足以自持而精意誠心獨有至者蓋其所守與令女同而其所得則令女有不及也嗟乎閨閣帷第潛移默感其歎歎歎有出乎情有循乎禮義其擗標哭泣有動於慾有激於倫常其然其否隙露端引如鼓室中之鐘聲音不能匿笑貌不能藏兄不得以苟信其弟母不得以苟信其子而舅姑顧得以苟信其婦哉後世之士好以苟難為賢震異尚刻之行駭於聽而怵於視易至於有述精誠篤至窮微徹幽非知德者不能辨也故予序易氏之節與令女論而著之使世之士知其志靡他不愧於令女而其行之難者乃在此而不在彼也

送都指揮俞君志輔序

生當封萬戶侯死當以革裹尸此古之英雄貪功殉節者所為慷慨而自許也其生以封侯為悅不



惜一死以求侯既得侯矣又烏能死哉狗馬實於外廐玉帛羨於內府子女聲色之美充於下陳耳目之好既以給矣口體之養既以備矣患日之不足而已又烏能死哉非獨然也其始所為犯難而忘死者志固不在死而在侯也然而有死者矣所謂以此始終者其事有所不免而豈其所自許者然哉慷慨之士不絕於世矜奮而自許吾將何以信之曰其事有在乎犯難而志不存於侯者吾將以是而信之矣自國家以武舉求天下之虎臣幾百年而吾泉州未有應者吾友俞君志輔始奮然

而出以百戶中其科居常作止動息與兵為徒擊劒馳槊適於持槌之嬉關弓舍矢狎於投礮之娛擐甲戴胄而踞鞍馬若衽枕席而便紈綺也其為千戶於金門為守備都指揮於汀漳所至與士卒同甘苦爨無精稻厨無度肉而營伍之井匿庑竈必善具拊循勞勉人人必至惟恐傷之其誠心惻怛發於中而周於外不徒色之仁詞之厚而已予見其所為嘗駁之曰所謂大將者視方畧計數如何烏在自操凶器與卒伍爭伎而較勇則是身不勝衣射不穿札者不得將上軍而冠征南與號令



明而嚴威致則市召烏合之夫可使前死必人人得其心而後與之蹈白刃彼行厨棄梁肉而士有飢色者非漢之名將哉君所以復予則謂凡吾所為必始於盡已不習其事而苟據其權不得其心而欲用其力吾以為於已不盡故不為也今使方畧計數明矣而且習兵事號令威嚴振矣而又得士心不尤為兼備而無患哉且古之不夙習兵而堪將不素養士而立勲者推轂而出鑿凶門而前行其權得以斬艾磔裂人而無所制於法故能以威使衆而可以有功今將無殺人之權而制之者

多吾又將率之而與之共死苟為不素畜其心則有渙然而走耳士誠與我而自不習其事悍然率而為之先是委虎以肉也吾雖不愛死乃當以不習兵死哉以其所言考其所為豈果以狗馬玉帛聲色子女干其志耶吾信君之能死也以此今儼軍亡將之釁屢見於邊上方聞鼓鼙而思將帥行且召君必不愛高爵以酬立功之臣君既習兵而素拊士所向宜無不成功君固當侯而無所致其死吾之說將不驗吾誠信君而人將不信吾之言人固不吾信而吾尤自信其信之也不妄於君之



為僉書都指揮於廣東也序以為贈

送楊景周擢廣東按察副使序 浚谷

明制內設御史院外立按察司以糾邦治號曰風  
憲官其職不親操政主按政之得失而褒貶之不  
蒞民事主察民之利害而興釐之故凡內外百司  
有失職者必敲棘于衷曰彼風憲官將以所治糾  
我為風憲官者亦夙夜惕若曰我所糾之治有遺  
乎則將為我風憲羞庸是百司無秕稗之政黎民  
有嬉皞之休風憲之設亦侈大哉初懼其權重難  
制故班御史院於六卿左按察降二司一階又以

中丞攝大夫之職副使佐按察使之治凡使之治  
必關白而後行有所漏罅則佐而糾之不以逼為  
嫌故中丞舉其職則天下治副使舉其職則藩省  
治居是職者可謂得行其志矣其後為中丞者自  
比于六卿為九卿姑引大體以自居而下移其治  
于御史為副使者亦自昵于二司為三司又以逼  
為嫌而挈其治擅之使副使謙遜無所關率陞堂  
陪座押案僉書退食廨所玩愒日月或問之應曰  
我帖司副使例如此人亦曰彼帖司副使當然士  
大夫有擢是職者必問其為帖司否帖司之說豈



法制使然哉始余少讀官吏甲令所載風憲官冠  
豸冠服法

以風聞章奏奏不如不治心甚駭  
之又聞長老言異時天造之始副使以下乘馬徑  
入省堂案驗公私掠治吏卒省中咸憎服請罪其  
威若此又大異之以為人生而居是官得行其志  
豈不毅然大丈夫哉弱齡入仕目睹所謂風憲官  
者已稍異所聞心私恠焉又聞帖司之說則大以  
為疑及為刑部主事與郎中楊東溪為陪貳東溪  
既果斷通敏則凡余之所治者一一屬之而余乃  
以閑暇為樂始信所謂帖司者不唯風憲而百司

亦皆有之會東溪擢廣東按察副使其僚友咸賀  
不敏以少當傳長者辭令則為致其語曰我將以  
君為帖司者耶必將媿娶於流俗徜徉以窮年而  
奚庸余言也竊觀君之楚楚然懃懃王役蹶蹶然  
不遑息殆非喜為帖司者耶夫丈夫遭際休時在  
側陋猶耀其光况居大官衣章服得行而志固當  
嶄然巋然砥礪臣節訂頑砭懦播汙流清巍然躋  
遐夷之民于陶唐政教之中矣將使後之人指目  
之而愕然駭異者亦猶今之駭異昔人此真毅然  
大丈夫之事也君子所得為也顧可以帖司自諉



續今文選 卷之十一 二十四  
哉夫余固帖司者也然一聞其說尚悚然而競屬  
蹶然不欲復諸身况君之果斷通敏者也嗚呼吾  
知東溪其必不為此也夫

送張濟甫赴浙江提學序

嘉靖庚子春吏部請以儀制郎中張君濟甫為浙  
江按察司副使提督其學校事蓋浙為天下之鉅  
藩掄材為天下之最而提學職風化之原庚子又  
值賓興賢能之歲濟甫將 綸命走快舸泛潞衛  
河濟之津冒江湖重濤之險必三四月而後至迺  
以旬日之期操方尺之檄翕致浙東西數千里之

英豪湖海江山之間氣布立階案下以差品其文  
詞顧而上之曰是等為才宜進麾而下之曰是等  
為不才宜退召而戒之曰是等為中才宜歸懋爾  
業既而有司即其所才之中擇其尤才者備其額  
數而貢之於 天子之廷又於其尤才之中益求  
其所以盡乎天下之賢者程其所宜以次而晉乎  
公卿大夫百執事之任而天下之治理於是乎興  
故提學不過專教事一職所職不過一方與常有  
司無異然其所致之人才乃有關於天下之治理  
可以使朝無倖位而野無遺賢則非群有司之所



敢望嗚呼其誠重且艱矣哉始丙戌歲濟甫與余亦以是次進當是時同升於公者三百輩 聖天子以為未愜復遵永樂故事選二十三人讀書館閣以增益其所未至而余與濟甫皆在列顧行輩皆天下彥俊謂天下之事不難致然距今纔十有五年而其存亡得失之故已迭相半求其終能有益於天下之治理而仰答 明聖求才濟時之至意者謂誰與方濟甫與余之未遇時莫不以士之所以不能自致於有司有司之不能有以致士於天子為恨今濟甫且當其任矣使士能自致於

濟甫之前而無所愧濟甫又能致其所當致之士而莫或疑夫士也者又將以其所以自致者以天下之士而効諸治理之用夫然後可以謂之盡天下之賢而稱求才之職果非群有司之所能與而其重且艱者斯輕而易舉也故敢僭言之於始以樂觀其成功庶幾真有益於天下之治理而余與諸君子皆與有賴焉

送張湖州序

莊子曰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尊俎而代之矣吾甚悲夫庖尸之於今之易位也豈唯易之又從



而亂之夫古之人其取精不馳之於不一之鄉而用之不柅之於多顧之惑各專其所守而畢集其所長不相踰越而莫可逃責故四民各奠其所而萬邦不貳其心有以致之矣德之季也下有羨心以覲其上上有猜志以防其下覲之已甚而姦紀衆防之不足而亂政作姦亂相尋而無藝極故監制之柄重而奉使之網密有司疲於應酬而民力竭於饋供又其甚者釀毀譽之媒以亂黜陟之典盜賞罰之柄以張恫喝之威操輕重之券以為干謁之囚群志為之風靡而百職日以勢紊何古之

為治者吏少法踈而愈興今為治者吏多法密而愈劫乎專則精雜則亂勢使之然也維湖居浙之西偏舟車之所不衝泛使過賓頗簡稀矣而監司命使之繁例固若也地腴而民質傭租易給無搶攘衡決一旦之憂矣而非分之不滿於干求無望之荐興於愛憎例固若也知府為親民首僚得日夕商確吏民事事之當否即知府之工拙無所諉矣而咨請之滯事機公移之煩上下例固若也然則張子將奈何曰仕存乎吾志耳非求諸外者也求諸外而有得其位雖伸其志則屈無所求而有



得其位雖屈其志則伸夫人將以為位乎將以為志乎志專乎我者也位存乎人者也夫子將以為我乎將以為人乎並湖走山幾千里天下名勝之區數十萬農桑之民勾踐孫策錢鏐張士誠之徒角死而不可得享者子一朝儒服垂組而坐治之有侈然為子文其位之樂而實怒然為子戚其治之勞者矣是皆求諸外者非存乎吾志者也夫志尤其專而精雜而亂者也以子視位之上於子者則彼為尸而子為庖尸之陵庖焉非子患也子治其庖焉而已矣以子視位之下於子者則彼為庖

而子為尸庖之不供焉非子患也子治其尸焉而已矣子能為尸矣而人以為非尸子善為庖矣而人以為非庖非子患也子誠自盡其所以為庖尸者焉而已矣子誠致精而用專志乎我而不由乎人將天地萬物之為庖尸彼湖山一襟帶之間世路險夷白日之騁隙耳亦何有於子哉况吾於子又以志合者也是故盡其言以贈之行

李光祿麟奉使大同圖序

大同據雲朔華夷之會雖聲華四暨宇內鼓動於華胥鈞韶之中而大同之士喋肉刺血以與虜搏



前擲虜顛後繼歌舞縱金革角抵延蔓之樂動費  
千萬金司計者決不與之校貨貝輶轂而奉使鈎  
袂蓋所以養豪偉梟雄之氣以竦鬼魅獍蜮之心  
固不可以尋常繩尺校嘉靖戊戌歲復予犒軍金  
數萬於是同郡光祿署署事李麟持符載綱以往  
宣布 明聖優渥之至意士咸歡呼醉飽稽首稱  
萬壽而退具軍樂列麾旄以送使臣李君之僚以  
為榮耀繪圖其本末而屬余次語其端云唯士之  
所以效祝於上而致敬於使者豈非以為報哉雖  
然此庸人感恩之常非上之所以望於豪偉梟雄

之士也吾聞古有豪偉梟雄之士者其上不以名  
義辱於遠人其次不以理色辱於鄉士其下不以  
形勢辱於疆宇匹夫為義而大呼決計風雲為變  
慘而姦軌為喪志况乎合三軍萬隊之力稱為  
天子之北戶者邪間者虜數犯塞為疆宇憂此於  
古豪偉梟雄之士以為最下辱致死之不旋踵夫  
合三軍萬隊之力而効死於讐敵虜首之頸寧足  
繫而虜之膏血寧足汗輪蹄也何獨聞於古之人  
而不見於今之大同之士也呼之以其名則應奉  
之以其資則受責之以其事則哆然縮懦是寧豪



偉梟雄之足言乎以庸人之感恩而為豪偉梟雄之報奉使者如之何而不有以開喻之也抑吾聞之言深者其形密而感極者其報甚則夫人之所報乎君上者將必有以自暴於疆宇而非所當先言也姑俟之

張同知平盜序

寰宇之守在四夷郡縣之守在四封四夷之患在外其形似難治而其勢易見故多備四封之姦在內其究似易治而其情難知故鮮備多備少敗鮮

備多危有以卜之矣平涼陝右要區北去邊八百里常宿兵十萬以防胡可謂至重自字來盜塞幾百年僅三被胡寇然封內鼠竊狗偷反時時間發其又大者石城戕伏羗甘夏雲憲臣播在人耳而乾州樊玄胡利堡陳剛岷梁康黃之類余皆目睹焉一時守令巽懦弗戒至煩將帥既平則又陽為無恐以貽後患故涇上賈族襲陳剛餘鷗張山谷延命二紀內用效貨以啗官吏外彰官邪以濟其賊群偷嘯合蔓長滋大嘉靖二十年攻張兵備之壻而奪其帑以名捕猶四年廼獲反接以令於市



怡然號於衆曰吾賈大王不死也吾知文吏易與耳吾欲生死人即生死人欲貧富人即貧富人幾速而勢易故衆樂吾從而莫吾毒也今夫文吏之治則反是矣倒持其生死貧富之柄而決諸人又不能決而唯虛文之是徇故吾徒常得不敗敗又卒不可死余聞之而甚駭且疑焉獄數月果不成部使者即移獄于涇涇守張髦士械治嚴度難脫又移隴復之府獄再移于涇中途竟得脫去大聚徒欲攻涇及府府副守代北張君喏曰此賊不知老張至也老張固爾是求爾固求之也赴之涇部

署卒伍親持弓矢射盜靡殫且獲殆盡餘衆北遁為環慶軍所得府境以寧于是撫臺以平寇賚君太守邊君洎群僚吏嘉樂厥休胥命予序其事以歸之予唯邊郡之事變夥矣而其最急者莫如內盜胡未至而盜先之胡已遁而盜猶熾胡力所不及而盜深入之凡可以戕上虐下壞法亂紀以欺吾君而貽患斯人者咸盜之聚也苟有能治盜者予固樂與之矧其在予邦者也然予歷考張君自辛巳進士起家宰婺源高陽守隴以刑部郎謫判池鞏咸擒姦摘伏以善治劇稱昔張忠定公之宰



續今文選 卷之十一  
崇陽也斬一老吏持教至市曰此曾以計脫大盜李順于法者也吏搶頭曰縣得好官矣忠定再鎮蜀寇為宋名臣至今稱之不棄君得非忠定之裔與何其酷似也然求其所以為張忠定者願君神會而心諧之予將引領以俟焉

### 黃公佩王母圖序

凡道涉於支離荒唐之論者君子以為深病苟或意在於善則君子亦不廢其人易稱亨利永貞書備五福此皆人之所有也則於道宜詩稱有命自天萬壽無疆此皆人之所無也則與道倍噫聖人

崇易書之文而於詩亦存而弗削何與意者天下無兼善之事取其意之善則其論之支離荒唐姑舍之可也予聞王母蟠桃之說舊矣其支離荒唐寧待問而後知今黃氏公佩繪此以壽其大母而予反數數然稱之何與噫此聖人存詩之意也凡人子孫欲孝其親者摩頂至踵皆所不惜四方異物梯崇浮深皆所當致况彷彿形象之間忍以其支離荒唐之病而為吾親儉哉夫支離荒唐害道之罪小以天下儉親不孝之罪大君子病人論支離荒唐不病人為孝然則予之稱公佩亦君子之



志也公佩予同年也與其為善安得不喜談而樂成之

澄江文集後序

圭峯

太子少保澄江先生尹公既挾其所以用世者歸老于澄江之上而江濱之人士方幸公之歸而於小子後生有所造就也然而朝之二三老成靜而竚思作而會言學士大夫欲有所質疑而辨難與夫新進之士慕公之名而思識其面者又未必不私憾公之去也公之去也人之惡之而擠之也方其設穿下石之時寧獨一快於去公而已耶至

於得公之文而讀之雖其倉卒之際亦必終其篇而止而每嘆其難其心亦良是公矣而必為此何哉夫人有所惡者必先有所忌有所忌者必先有所畏公之文既為人所畏矣而又自坦易直諒蕩無城府以蓋歲之亦即發其英銳毅果之氣以臨事即公雖卑官末屬不掛齒牙者猶不免焉於其害蓋其文之著也而况日與要樞者居而已出其上欲免於忌且惡得乎公之得全以去而茲猶有以繫人之望者幸也今公身日益佚心日益休益得以歛其精華而大放於篇章著作之間當必有



出於其在位之日者夫以其在位之日而其文人猶畏而忌之則今之可畏者殆必有甚焉而所以忌者或可少逭耳又况後數十年今日之望公者亦湮淪物故而凡忌公者又能以久存乎至其所可畏者當燁乎獨在而與天地爭為久長凡附名於公文者尚亦有賴焉揚雄作太玄劉歆欲以覆甑待之而桓譚侯芭獨信其必傳今之忌公者蓋欲擠其身而止耳噤不敢以歆之待雄者待公其亦有見矣乎惜其心未廣而謀之不臧可笑也石埭吳君德純來知公縣得公文一卷於公冠以公號曰澄江文集者將刻之以傳而予為序予與德純皆公之門人也敢俾譚與芭也專美於前哉僭書于後

曾南豐文粹序

遵巖

無錫安君如石刻南豐曾氏文粹成屬慎中為序而重以武進唐太史順之同安洪郎中朝選二君之書以勉焉予惟曾氏之文至矣當其時王震序之已無能有益於發明晚宋及元序者頗多而其言愈下予何敢任焉唐君以文名世洪君與之上下其學文亦日有名而二君見勉之勤如此豈有



他哉亦既斯文之既墜而欲明其說於世也故不揆而序之曰極盛之世學術明於人人風俗一出乎道德而文行於其間自銘器賦物聘好贈慶答問辨說之所撰述與夫陳謨矢訓作命敷誥施於君臣政事之際自閨詠巷誼託興蟲鳥極命草木之詩與夫作為雅頌奏之郊廟朝廷薦告盛美諷論監戒以為右神明動民物之用其小大雖殊其本於學術而足以發揮乎道德其意未嘗異也士生其時蓋未有不能為言其才或不能以言而於人之能言固未嘗不能知其意文之行於其時

不通志成務賢不肖愚知共有之能而不為專長一人獨名一家之具噫何其盛也周兼學廢能言之士始出於才由其言以考於道德則有所不至故或駁焉而不醇或曲焉而不該其背而違之者又多有焉以彼生於衰世各以其所見為學蔽於其所尚溺於其所習不能正反而旁通然發而為文皆以道其中之所欲言非掠取於外藻飾而離其本者故其蔽溺之情亦不能掩於詞而不醇不該之病所由以見而蕩然無所可尚未有所習者徒以其魁博誕縱之力攘竊於外其文亦且恠竒



瑰美足以誇駭世之耳目道德之意不能入焉而果於叛去以其非出於中之所為言則亦無可見之情而何足以議於醇駁該曲之際由三代以降士之能為文莫盛於西漢徒取之於外而亦足以悅世之耳目者公孫弘徐樂枚乘谷永司馬相如之屬而相如為之尤能道其中之所欲言而不免於蔽者賈誼董仲舒司馬遷劉向之屬而向其最也於是之時豈獨學失其統而不能一哉文之一其患若此其不能為言者既莫之能知由其不知之衆則為之而能者又益以鮮矣四海之廣千

歲之久生人之多而專其所長以自名其家者於其間數人而已道德之意猶因以載焉而傳於不泯雖其專長而獨名為有愧於盛世既衰之後士之能此豈不難哉由西漢而下莫盛於有宋慶曆嘉祐之間而傑然自名其家者南豐曾氏也觀其書知其於為文良有意乎折衷諸子之同異會通於聖人之旨以反溺去蔽而思出於道德信乎能道其中之所欲言而不醇不該之弊亦已少矣視古之能言庶幾無愧非徒賢於後世之士而已推其所行之遠宜與詩書之作者並天地無窮而與



之俱久然至於今日知好之者已鮮是可慨也蓋此道不明士之才庶可以有言矣而病於法之難入困於義之難精決焉而放於妄以苟自便而幸人之相與為惑其才不足以有言則愧其不能矯為之說誣焉以自高而掩其不能之愧以為是不足為也其弊於今為甚則是書尤不可不章顯於時顧予之陋安能使人人知好之而序之云然蓋以致予之所感焉爾

五子詩集序

詩之為道誠深而其事則微矣櫛字釘句協比聲

律使其詞有足玩音有可諷亦事之微者也宜非人之所難至然名公大人有鴻烈偉業章施當世者常患不能徃徃竭其平生之勤爭工拙於片言隻韻之間不克快其所欲言而野夫田父閨人孽女縱其貪慕憂思之所感託類切物以詠歌其志時輒造於精微蓋其道之深者寓於天地之間動於人心觸於物變雖其轉喉掉吻衝口肆意而欣戚從舒中挑外引每與深者值嗟乎是亦恠矣其事之微雖當世烜赫巨力之人不可以徒得其道之深則匹夫匹婦不勞而獲焉茲詩之道所以為深



而其事亦卒不得謂之微也予性喜為詩幸其才不合於世齟齬以窮事功無所表見又天誘其靈異於匹夫匹婦之愚於其道之深偶有所明間獨好採風謠俚誦察見真機以攷俗化而驗性情而田野閨壺之聲未見有值於道如古國風所列豈其流行於天地之間者未嘗泯滅其動於人而觸於物者則有時而絕邪意必有奇節恠行慷慨磊砢之士不涉聲華隱於酒奕混於屠釣忿懣傲睨相與作為語言嘲侮風月彫績草木以泄其氣而樂其心則不泯之道將於斯人乎寄以存乃今得

所謂溫陵詩社五子之詩讀之五子者各有奇節恠行既無所用於時而一其力於此互相叫呼唱和以為極權傍觀皆笑為狂謬甚或加指斥五子獨喜自得不顧也予讀其詩愛其於道之深者有值焉居常所意不謂一旦得見其人而又出於同里歎此道之將絕而僅有寄於斯人也欲以其事之微者語之使畢其力以追古作者之盛五子不予疑也予今所讀詩皆五子初作已可愛悅如此誠畢其力不怠以輟其能追古作者而侔其盛予亦不五子疑也予雖不合於世猶出近名寵稍污



利祿直以早廢因得久窮尚冀斯道有成如五子之窮特甚予安能極其所至哉然予又以悲夫五子者之果無用於世而徒以事之微者成其名也

朱碧潭詩序

詩人朱碧潭君汶以名家子少從父薄遊往來荆湖豫章泛洞庭彭蠡九江之間衝簸波濤以為壯也登匡廬山遊赤壁覽古名賢栖遁嘯詠之跡有發其志遂學為詩耽酒自放當其酣嬉顛倒笑呼歡適以詩為娛顧謂人莫能知我人亦皆易之無以為意者其詩不行於時屋壁戶牖題墨皆滿塗

汚淋漓以詫家人婦子而已貧不自謀家人謂之曰何物可憎徒浣墻戶曾不可食其為畫餅耶取筆硯投擲之欲以怒君冀他有所為君不為怒亦不變也一日郡守出教訪所謂朱詩人碧潭者吏人持教誼問市中莫識為誰久乃知其為君也吏人至門彊君入謁君衣褐衣窄褻而長裾濶步趨府守下與為禮君無所不敢當長揖上坐君所居西郊僻處田坳林麓之交終日無人跡守獨出訪之老亭數椽歌傾植竹撐柱坐守其下突煙晝濕旋拾櫛葉煨火燒筍煮茗以飲守阜隸忍饑詬罵



門外君若不聞於是朱詩人之名譁於郡中其詩稍稍傳於人口然坐以匹夫交邦君指目者衆訕疾蠶起而守所以禮君如彼其降又不為能詩故守父故與君之父有道路之雅以講好而報舊德耳君詩雖由此聞於人人猶不知重其詩覆用為謗嗚呼可謂窮矣凡世之有好於物者必有深中其欲而大愜於心其求之而得得之而樂雖生死不能易而豈有所計於外詩之不足賈於時以售資而取寵君誠知之矣苦為閉關吟諷凍餓衰沮而不厭其好在此也人之不知重其詩烏足以撓其氣而變其所業哉君嘗謁予懷詩數十首為贊色卑而詞款大指自喜所長不病人之不知而惟欲得予一言以為信也豈其刻腸鏤肺酷於所嗜雖無所計於外而猶不能忘意於區區之名耶嗟乎此固君之所以為好也君既死予故特序其詩而行之庶以不孤其意豈以予文為足以重君之詩於身後哉

碧梧軒詩序

不得志於時而寄於詩以宣其怨忿而道其不平之思蓋多有其人矣所謂不得志者豈以貧賤之



故也材不足以用於世而沮於貧賤宜也又何怨焉材足以用於世貧且賤焉其怨也宜也言之所寄出於不平煙雲水石蟲魚鳥獸草木之見者皆可怒之物寫而為詩皆不樂之旨是其人於中雖未宏而亦其情之所不免與淮府儀賓上海李君士達蓋士之不得志者予從其子博士榕得請其詩讀之所謂碧梧軒集者也君於詩獨冲融寬暇而有和平之想豈其狎於王門之貴富漸染華靡玩習宴偷忘其所欲用於世者而魁傑崛宕之氣揉磨鑠草至於化盡無所復存其怨耶將其安於

時之不可冀命之無所復為放其志於事物之外以自釋而平其心也不得志於世者於有可冀之中猶萬有一焉終不以為不可復為輟其冀之之心而渙然以釋也今之婚於宗室之屬者則絕其入仕之途而欲有為於世者非入仕則無所用其才君所遇既若此雖欲不放焉以自釋又可得乎不得志而貧且賤焉其跡足以自高隱約枯槁偃蹇以見奇齟齬忤觸而洩越其芒角其怨宜未甚今見謂不得志而亦為名寵命數之所羈絡入與庸庸者伍而出無以自別於繁奢附倚者之徒其



為鬱鬱而不可以居殆有甚於貧且賤焉之所處  
君亦何以自釋而能平也嗟乎今之托婚於宗室  
之家者相娛以佚樂競為綺豔媮腆而患於不足  
狗馬子女之養畢給而喜爾君獨深沉寂寞畜其  
氣苦其思以托於烟雲水石蟲魚鳥獸草木之間  
極其陶冶雕鏤之力與寒士爭其尺寸如恐不及  
是其心必大有所不釋於貴富之養憤懣鬱積決  
焉而肆於此也孰謂君之心果能渙然以平而其  
詩詞雖不怒蓋其怨之所存者尤深矣予既觀其  
詩卒編因序以發之而以授博士君以醇學篤行  
為鄉國善士而困於有司竟以一經教授充所謂  
不得志者其天性獨至得吾之文必將泫然出涕  
不能自勝以為知其父之志者莫予若也讀碧梧  
軒詩者觀於吾文庶有以得李氏父子云

五先生文粹序

浚谷

世之稱述傳記子史之家至博矣未有不以名號  
其書者不以名號其書而直稱之曰先生者唯濂  
溪周子洛程伯仲子秦張子闕朱子為然世以其  
學同歸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必由之而後入故  
並稱之曰五先生先生云者弟子尊師之稱也五



先生亡矣天下之願為弟子者將無以致其力故必求之五先生之文文非所以學五先生以為學五先生而未得故姑求五先生之文爾五先生之文其行於世者博則世之不能為五先生而徒為五先生之文者必大亂真矣故五先生之文未有不粹者也而曰文粹者以別其亂真者耳夫聖人之道天道也學者未能合天道故求諸聖人未能得其所以為聖人故求之五先生又未能得其所以為五先生故求之五先生之文夫自五先生之文以至天道安在其千萬而存一二哉求千萬於一二而又有亂真者焉則其亡所得可知矣故始於學道終於無所得世乃譏之曰儒者博而寡要陋哉斯言惡知所以為儒哉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故求五先生之道於其文者得其粹然者乃為約矣苟得其粹然者以為約則雖在斯文猶為衍也嗚呼欲求五先生之道者得斯義而推之庶幾其不為世俗之陋儒矣

少陵志序

杜陵之名舊矣少陵子生不能有其地死不占一



隴歷唐開元至 有明嘉靖幾千載有悅少陵  
子之道者長安太微張子廼以說御史吉君即其  
地祠少陵子以實所謂杜少陵者太微子又輯志  
以傳其考涉者詳矣想其雄都偉觀王公鉅人一  
時第舍池囿服玩游樂之盛聲華氣燄之雄耀山  
川而賁草木者可勝道哉少陵子薄游寒士操觚  
吟詠立其旁渴得餘瀝飢扣厭肉固足矣彼皆殫  
智竭力而後有此地享此樂然樂之未久而其地  
已丘墟陵谷已變遷姓字已磨滅矣安知千載之  
下以虛名享實祠者乃昔日孑然旅食之少陵子

也世之得失利害安足道士之榮辱成敗何可量  
哉或曰少陵子工為詩詩人祠之然孔子定詩三  
百唐詩人亦數百家無獨祠者或曰少陵詩不忘  
君忠足祠焉然唐有安史之亂享祠忠臣甚衆今  
其存者無幾何矧有特志其地而追為之祠者乎  
抑杜子一居朝班而自比稷卨備嘗艱阻而雅持  
不渝屯遭亂離之極而能順適委和其志有足稱  
者士尚志而詩言志此少陵子之所以祠而張子  
之志有足比而同之也與張子名治道太微其號  
正德癸未進士為刑部主事以不得其志棄歸尤



以訶詩名少陵子之旁有虛位焉後有作者必將奉太微子於此矣

郝生家訓序

凡人之才蘊於其中而無所自致往往於家庭細微之間亦可以見之漢陳蕃自以為不能掃除一室而能掃除天下後卒阨於宦官晉謝玄使人雖履履各當其才而郝愔知勝其任嗟夫此蕃之所以徒為拔劍之呼而玄之所以卒成淮淝之功也與夫民生而有氣血心知之累有親戚交友之倫有飲食日用之常是其所居之貧富貴賤大小雖

有不同而其才之有所必用而可以自見則一也今曰我能為大而不能為其小此其術所以疎而其才所以不能自振也與孔子稱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彼陋邑之所謂忠信者唯能樹藝其田廬倡率其子弟以事其父兄輯睦其鄉里如是而已耳未嘗知所謂從先生之教服官府之政以致其遠且大者也故聖人激之曰不如丘之好學也嗟夫此聖人之教所以為密而其才率置於有用而無廢物與今觀郝生之諸父皆斷斷閭閻人非有豪望聲勢可籍倚然自其母以貞節立其家而其昆



續今文選 卷之十一 四十五  
弟善守之益勵其行而居其業相與雍穆不少衰  
又相與資生使遍謁夫世之所為鉅人君子以侈  
其學嗚呼是豈孔子之所謂忠信而吾之所謂才  
足以自見於細微者與惜也今世之所謂學者矜  
大以自高而虛誕以失實徃徃并其忠信之才而  
失之固願生且以其父兄為法而以世之紛華聲  
利為羞俟其學有所得而後充其類以求進益毋  
曰我將為其大而不屑其小焉則善矣

重刻陽明先生文粹序

大洲

初編陽明文粹而刊之者都御史宋陽山氏也今

重刻於扶風者僉事帶川梁君也梁君名許昔為  
御史請從祀王先生今復刊其書二君子皆以一  
日之長視予宿知予之不能藏其狂言也序曰是  
編多錄與閩論意指異者蓋王先生學入理界最  
初之論故能廓推理路之礙而曉然示人以行也  
嗟乎吾生有知即知誦說先生之言見世之儒生  
始駭王先生之異而攻之中喜王先生之為異而  
助之攻終羨王先生之特異乃欲駕其說於是王  
氏之學又若自異矣有童子聞予言之進曰聞之  
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學奚貴異哉予曰嘻小



子何知夫學未至於聖人之地而假名言以脩心其勢不容於不異也昔閩洛之儒異唐漢矣唐漢之儒異鄒魯矣三千七十之流各持其異入孔門而欲爭之皆喪其名言而如愚以歸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然後異者合而道術一矣此曷故耶以得聖人為之依歸也是故聖人者群言之家而道之岸也夫衆車離麗馳於康莊而前卻之異者策使之也衆舟沿溯於廣津而洄突之異者柁使之也衆言淆亂於名言而喧聒於是非之異者見使之也至若行者抵家則并車釋之矣何有於策

渡者抵岸則并舟釋之矣何有於柁學者而至於聖人之門則并其名言喪矣何有於見故知聖人者以自度為家也不令己與人異也以度人為岸也不令人與己異也如使閩浙二大儒遇孔子而事之必有以塞其異之源而不令其末之流也童子曰丈人何以知之曰予嘗觀夫子答問群弟子而知道術之可一也噫希矣可易言哉班固曰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逝而大義乖於是百家之異論又競起遂至不可勝究矣孟子輿折以雄辨而不能熄也莊子休和以天籟而不能齊也使後



生者不幸而不觀古人之純全紛紛藉藉以至于  
今悲夫





